

中等漢文教科書

林泰輔編

卷四

4a
820
大10

41912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1
20000
6567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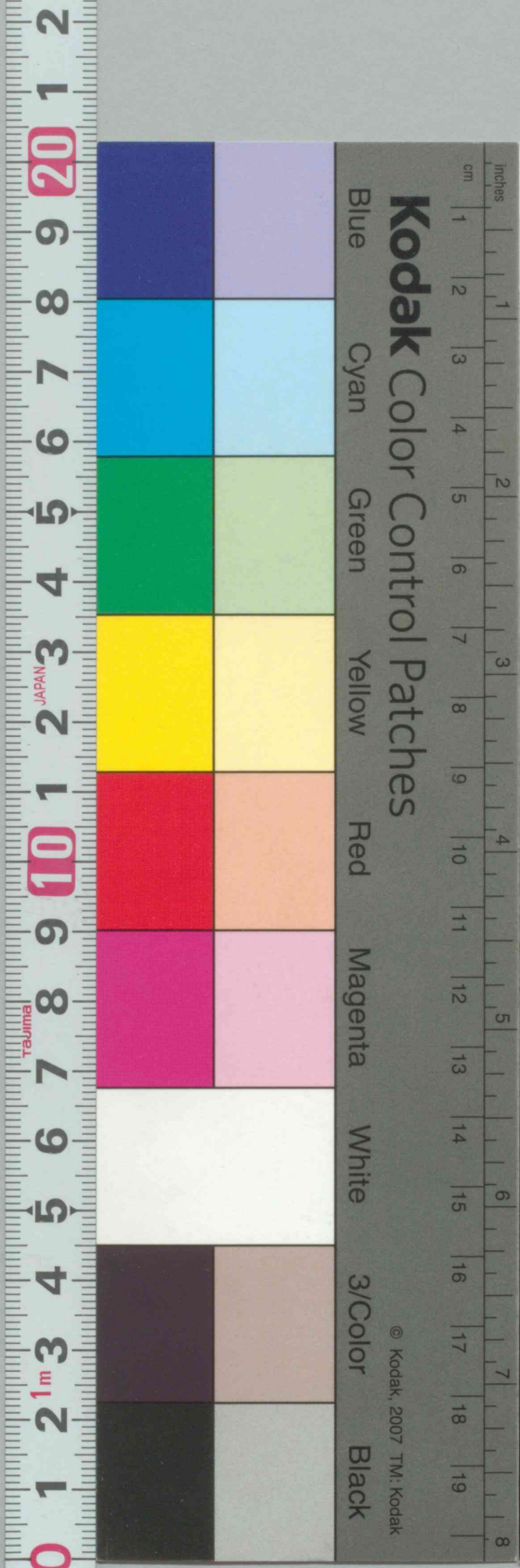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42
820
大10

文學博士林泰輔編

中等漢文教科書

東京 株式會社 三省堂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

目次

一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一
二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四
三 江南春	杜牧	五
四 春夜	蘇軾	五
五 孔子(據支那通史十八史略)		六
六 論語鈔其一		一〇
學而第一		一〇
爲政第二		一三
八佾第三		一四
七 子思諫衛侯	資治通鑑	一四

目次

八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二六
九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二二
一〇	格言二則		二二
一一	下岐蘇川記一二	齋藤正謙	二三
一二	舟發大垣赴桑名	賴襄	二六
一三	豫讓	史記	二六
一四	格言二則		二三
一五	管仲鮑叔牙	史記	二三
一六	貧交行	杜甫	二三
一七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二三
一八	交道	小學	二四
一九	論語鈔其二		二五
	里仁第四		二五

公治長第五

雍也第六

二〇	留侯	史記	二九
二一	留侯論	蘇軾	四二
二二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四四
二三	鴻門之會一二	史記	四四
二四	垓下之圍	史記	四四
二五	虞美人草	曾鞏	五九
二六	新田公祠堂記	芳野世育	六〇
二七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賴襄	六三
二八	論語鈔其三		六六
	述而第七		六六

泰伯第八	六七
子罕第九	六九
鄉黨第十	七〇
二九 匹夫不可奪志論	七〇 土井有恪
三〇 棧雲峽雨日記	七一 竹添光鴻
三一 前出師表	七二 諸葛亮
三二 陳情表	七三 李密
三三 孝道	七四 小 學
三四 五柳先生傳	七五 陶 潛
三五 愛蓮說	七六 周 敦 頤
三六 論語鈔其四	七六
先進第十一	八六
顏淵第十二	八六

子路第十三	八九
憲問第十四	九〇
衛靈公第十五	九二
三七 岳飛 一一二	九三 宋 史
三八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九四 謝 枋 得
三九 文天祥 一二二	九五 靖 獻 遺 言
四〇 過零丁洋	九六 文 天 祥
四一 藤田東湖碑	九七 青 山 延 光
四二 正氣歌	九八 藤 田 彪
四三 耶馬溪圖卷記 一二二	九九 賴 襄
四四 論語鈔 其五	一〇〇
季氏第十六	一〇六
陽貨第十七	一〇八

微子第十八	二二九
子張第十九	二三〇
堯曰第二十	二三一
四五 朱雲請斬佞臣	資治通鑑.....二三
四六 格言二則	一三五
四七 戒子弟	小學.....二六
四八 孟子	支那通史.....二六
四九 孟子鈔其一	一三九
何必曰利	一四〇
以五十步笑百步	一四〇
五〇 梅溪遊記一—三	齋藤正謙.....一四三
五一 游月瀨	江馬聖欽.....一四七
五二 梅花	王安石.....一四七

五三 山園小梅	林逋.....一四八
五四 訓儉	小學.....一四八
五五 孟子鈔其二	一五〇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一五〇
天時不如地利	一五三
天爵	一五三
五六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一五四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四目次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四

一 遊墨水記

正行年市十一

鹽谷世弘

開シヨウリキ字

鹽谷世弘、號宥陰、
江戸人。幕府儒員、
慶應三年歿、年五十
九。

趣、目情

一樹先導
飛鳥井大納言雅章
鯛歌曰、三芳野也、
櫻一樹、
天、山口、
布春風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
松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後數日、齒墮
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振於前遊也、抵三廻
里、則花木兩三株、欣然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
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
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

一 遊墨水記

具詳時ヲモテテテテテテ

一

楊花見入ルロ
若しつ夢
マア中

此 掃閣 畫像 見於 綠 其 等 場 之 左

懽叟
松崎懽堂。叟、長老之稱。

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在此際。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間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曲。曲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涌。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鬟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懽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

艾年
五十曰艾。
斷然
無齒貌。

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



堤 墨

沈沈度花間。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落。而人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齠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

伎癢 謂見人所作之事，引起所好，急欲一試也。
花朝 陰曆二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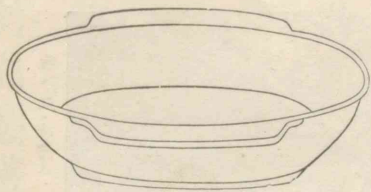
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李白，字太白，盛唐詩人。

二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大塊 天地也。
惠連 南北朝人，謝靈運弟。



觴 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

康樂

謝靈運，封康樂侯。

金谷酒數

晉石崇嘗會賓客於其園金谷，大飲賦詩，不成者罰之以三杯酒。

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晚唐詩人。

三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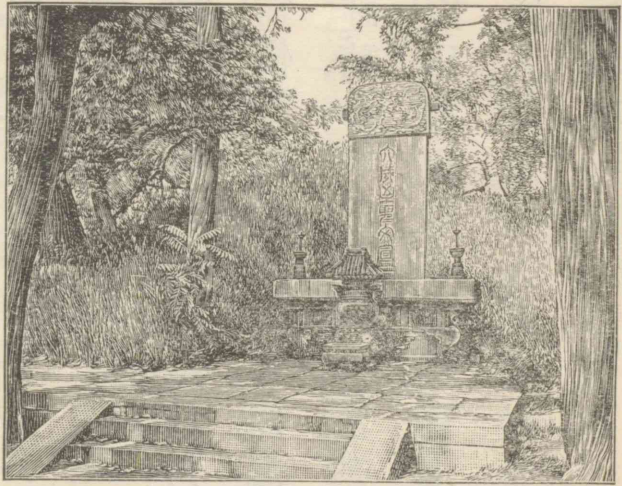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宋人。

四 春夜

蘇軾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周遊列國。所至不遇。畏于匡。厄於宋。彷徨于鄭。衛。窮于陳。蔡之間。六十八歲而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刪詩。為三百五篇。又修禮。正樂。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



孔子之墓

周敬王四十一年
我懿德天皇三十二年。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時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崇禮樂。重葬祭。敬鬼神。畏天命。其言平易簡核。無浮辭。說治國必本之修身。修身治國。不二其道。論德說人道。常言孝弟忠信禮義。勇智之事。而以仁為衆德之宗。以恕為求仁之方。詩書禮樂。皆為養德之具也。孔子誨人。諄諄不倦。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子鯉。字伯魚。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孟子其門人也。(據支那通史十八史略)

「不知人」

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一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
懿子之子。

樊遲
孔子弟子名須。

孟懿子
魯大夫。

子游
孔子弟子姓言名
偃。

子夏
孔子弟子姓卜名
商。

先生
父兄也。

由
孔子弟子姓仲字
子路。

子張
孔子弟子姓顛孫
名師。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鬼
人神曰鬼。

林放
魯人。

〔與……寧……〕

禮 秩命を言ふに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八佾第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七 子思諫衛侯

資治通鑑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

衛公
慎公也。

杞梓
杞梓 一抱

瓜牙之士
干城之將

一曰
一曰
一曰

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此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

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八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

鳥之雌雄

字錦也
書亭
送序

松崎慎堂
安井見軒
岩野全坡

飲肥
在日向國南那珂郡

容不揚也
甲申
文政七年
昌平齋
在東京湯島

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蓄妻子則衰焉。蓄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蓄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蓄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觀也。

仲平，飲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齋。居三年，矻矻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

識高卓卓
處高識卓

湫
卑下也。
戊戌
天保九年。
桑梓
鄉里之稱。
孑然
孤立貌。
孤介一本五

卓議論出人意外。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愴慨。以僻壤乏師友為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

水月老公當月五日。田賦之進御使に而御書被仰付候。隸書に而論語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と申語に御座候。是は拙者上書之御挨拶と相見全くと上書之趣を御取用右之語を御擇被下候事と相見於拙者は誠に知己之君と可申候。

逢不慮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

刻勵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

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產善審。出入之計。不慮之

無種、推來、
 台、
 北總
 下總
 水府
 水月
 衣川、高館
 在陸中國、安倍賴
 時築此地、貞任據
 之、源義經亦戰死
 于此云。

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
 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
 百事皆拙而於算最矚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
 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
 埃益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唯恐其終身不
 能及也。

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遊
 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覽
 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
 爲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

王維、字摩詰、盛唐
 詩人。
 渭城
 在咸陽東北。
 陽關
 在甘肅省。

哉。

九 送元二使安西

王 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一〇 格言一則

終年奔走於都城内不自知天地之爲大。時可泛
 川海。時可登邱嶽。時可行蒼莽之野。此亦心學也。
 (言志後錄)

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
通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有自得。(言志後錄)

記叙
論說

一一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其一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戸還取路
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
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
者或瘡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
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

天保丁酉
天保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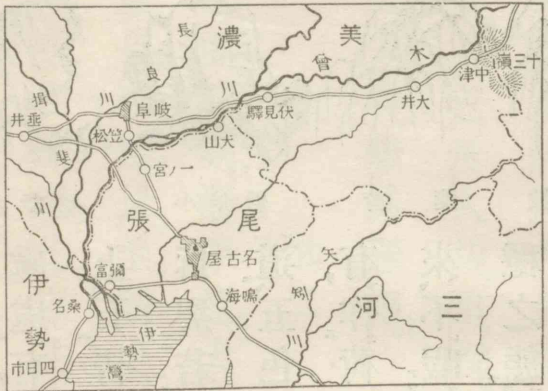
十三嶺伏見驛
並在美濃

瘡痛
痲也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地名

之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
戶未起阻以灘聲喧囂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
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
加辰乃發



岐蘇川沿岸圖

唯見岸行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

舟狹長薄板爲之呼爲鷗
飼兒纔十三歲耳父在舳
兒在艫各持櫓操縱甚習
灘急舟走兩崖巒巒一時
皆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

辰
午前八時

大小斧劈。荷葉披麻。並畫法。

荆關。荆浩。關同。並五代。倪黃。倪瓚。黃公望。並元人。



髮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間。猩血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綏綏灑灑。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或若渴驥飲澗。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相間。皴率作大小斧劈。間有作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譎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

大斧劈 小斧劈 荷葉 披麻

犬山城。在尾張國丹羽郡。若然。皮骨相離聲。

觸之。少誤則壘粉矣。衆懼而默。舟人笑振柁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間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

其二

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衆望見歡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若然欲裂。衆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

盛弘之 大朝人
 宋人著 荊州記
 酈道元 大朝人
 北魏人著 水經注
 李白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措措
 用力貌。

快可知矣。嘗讀盛弘之酈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爲可恨已。又三里，抵笠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瞑坐良久，乃止。進鱒，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潤，水愈緩。險阻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措措甚勞，艣聲喧聒，使人煩寃。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尙高，謝遣舟人登陸而

四日市
 伊勢國。

弔屈
 楚屈原遭讒貶謫，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死。

龍虎

行至四日市宿焉。

自伏見至此，殆爲二日半路程。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翻風。衆在行旅，倥傯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行爲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爲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領，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勵行之人。

大垣 美濃國 桑名 伊勢國

一二 舟發大垣赴桑名 賴 襄

蘇水遙遙入海流 櫓聲雁語帶鄉愁

獨在天涯年欲暮 一篷風雪下濃州

一三 豫讓 史記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

厲 同 癩

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

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襄子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

襄子大義之，乃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一四 格言二則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國語)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說苑)

一五 管仲鮑叔牙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潁上
在安徽省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一六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一七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一六 貧交行 一七 題長安主人壁

三三

張謂唐人天寶二年進士。

翻手作雲覆手雨。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一八 交道

小學

伊川先生
姓程名頤字正叔。
宋人。晚居龍門伊
水上。學者稱伊川
先生。

橫渠先生
姓張名載字子厚。
宋人。居橫渠。故稱
橫渠先生。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一九 論語鈔其二

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
顛沛
傾覆流離之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子以田放

大科 詩書禮樂射御
行科 修身
志科 政治
信科 言語

篇改善高用殺

唯口語

晚至者

類同 聰明

曾參 曾鉉

美 子以田放
又下自分つてつとが少しモハイコヌコト
美言事之也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利 私、利益ノタメニ考慮ガ入りトス。 苟業者、利益ヲモトメテトシテ、同スヘリトス。

宰予

孔子弟子。

言語科
宰予、孔子、

孔文子

衛大夫、名開。

顏淵

孔子弟子、名回。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公治長第五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下邳
在江蘇省。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

穀城山
在山東省東阿縣東北。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二一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

子房
張良字。
〔安知其非……〕

漢三傑
蕭何、張良、韓信

錢(カネ)

釜屬、所以煮食物

者。

賁、育

孟賁、夏育。並古勇

者。

一擊之間

指博浪沙事。

伊尹・太公

伊尹、相湯而伐桀

太公佐武王、而伐

紂。

荆軻・聶政

並戰國時刺客。

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
 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
 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
 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
 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
 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
 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

鮮腆

尊大也。

鮮腆

與長鳴也。

不足以下得

油然
平氣貌。

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
 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
 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
 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
 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

淮陰
謂韓信

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本句ハヤサシイハ剛彊トス)
(ヤサシイト)
士氣ト人路トガ田中ノマケル

二二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欽
欽墓也

徐泗
徐地名，泗水名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水流 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徐泗ハ泗水トス
徐地名
欽墓也
徐泗ハ泗水トス
徐地名
欽墓也

二三 鴻門之會 史記

其一

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

二二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二三 鴻門之會 四五

咸陽
秦都

霸上
在陝西省長安縣東

鴻門
在陝西省臨潼縣東

季父
一曰伯少父叔父

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

〔孰與……〕

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拒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

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

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

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

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

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

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

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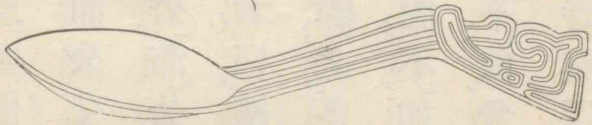
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



卮



玉玦



斗 玉

其二

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

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

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

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

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

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

項莊
項羽從弟

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座，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噴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

懷王
楚王

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而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陷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

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
 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
 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
 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
 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
 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
 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等。持劍盾間行。沛公謂張良

玉斗
 酌酒器也。

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
 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
 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
 璧。置之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
 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虜矣。

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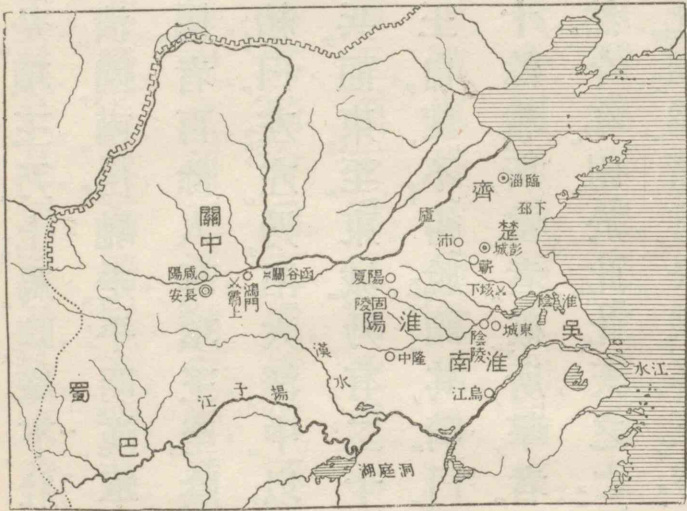
楚地名。在安徽省
 靈璧縣東南。

二四 垓下之圍

史記

陽夏
河南省太康縣。
固陵
在河南省淮陽縣西
北。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
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
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與韓信、彭越以地、
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
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各有分地。使者至、韓
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乃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
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



漢楚抗爭地圖

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歌數

漢軍四面皆楚歌。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
多也。項王則夜起飲
帳中。有美人。名虞。常
幸從。駿馬名騅。常騎
之。於是項王乃悲歌
慷慨。自爲詩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陰陵

在安徽省定遠縣西北

東城

在安徽省定遠縣東南

閔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

烏江
 在安徽省和縣東北
 四十里。今名烏江
 浦。

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

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面
謂背之不面向也。

曾鞏，字子固，號南豐，宋人。唐宋八家之一。

二五 虞美人草

曾鞏

鴻門玉斗紛如雪。	十萬降兵夜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	霸業已隨煙燼滅。
剛強必死仁義王。	陰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學萬人敵。	何用屑屑悲紅粧。
三軍散盡旌旗倒。	玉帳佳人座中老。
香魂夜逐劍光飛。	青血化為原上草。
芳心寂寞寄寒枝。	舊曲聞來似斂眉。
哀怨徘徊愁不語。	恰如初聽楚歌時。
滔滔逝水流今古。	漢楚興亡兩丘土。

英雄本學萬人敵
項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當年遺事久成空。

慷慨樽前爲誰舞。

芳野世育字叔果
號金陵下總人。明
治十一年歿年七十
七。

二六

新田公祠堂記

芳野 世育

天地如此大矣。古今如此久矣。而其精忠鴻義之萃于一門。事業赫赫。不可磨滅者。其唯新田氏楠氏二公之事歟。曩昔方天步艱難。鑾輿遠狩。二公獨先天下。振浩氣。唱大義。於是乎。四方響應。建武中興之業。以成。譬之雷電。一發。諸蟄振而衆萌。茁以成春。其功烈。岳崇海豁。於戲盛矣乎。既而廟謨不善。一賊殪而一賊起。及其不可爲也。二公相繼戰歿。父死而子繼。

鑾輿遠狩
謂北條高時遷後
醍醐帝于隱岐。

茁
草初生貌。

父死而子繼
謂楠氏。

兄殪而弟興
謂新田氏。

古人
謂蘇賦。

金山
在上野新田郡太田
町北。

兄殪而弟興。舉族殲於王事。是天地古今之所無。自非泰山義而鴻毛身者。其何以能然。古人曰。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蓋二公之謂也。往年水戶義公。修楠公之墓。以表其忠誠。而如新田公之墳。則蕪沒于荒煙寒草中。農樵時過。而吁嗟焉耳。上毛金山。公玄孫明純之所築焉。以據也。予嘗經過中山道。欲觀其遺蹟。土人曰。荒蕪久矣。老松陰森。深箐亂抽。豺狐窟而虺蛇宅。不可行已。乃顧望徘徊而去。今也。皇運復矣。庶政丕新。墜典舉。廢禮興。凡有功于王室者。或旌表祿。其後或追褒列之祀典。枯骨放光。神德加崇。洵

于喁
聲之和也。

窈冥
幽暗貌。

足以振天下之義氣，激天下之士風矣。公之裔孫俊純君，欲作祠堂，與毛人謀卜地。金山上，請得允。朝廷為割地若干畝，追褒列祀典。毛人乃欣舞刈穢草，誅惡木，夷險豁隘，亟鳩良材，募名工于喁之聲，斧斤之風，山響谷應。囊宇雄壯，廟貌儼然，不日而成。因卜日修祀事。是日也，天朗氣清，祥飈飈，錦幡瑞雲，護神劍遠近來拜，至感激泣下。清水純崎，亦繫於公。十九世曾孫與其兄純忠謀欲鑄貞珉以傳其盛事，來請予文。嗟乎，予祖亦為義林之鬼，盍樂而記之。夫形魄歸地，魂氣則存。窈冥雖無聲臭，苟至誠招之，無時無

北陸
延元三年，義貞死
于越前。

正觀公
武光法諡。

所洋洋乎，莫不降格矣。况金山公之所朝夕仰止，且臣子之裔羅敷旁近，則公之神不歸北陸而歸茲土也，必矣。抑神之無所歸，五百年于斯，今而得所歸而廟食，可謂善敬神，善慰神矣。夫聖上之恩，如斯其重，毛人之追思，如斯其厚，則其威靈護皇基，懿德保群黎，吾復奚疑。因記所期，以告將來。

二七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

感而有作 賴 襄

文政之元十一月。 吾下筑水，憾舟筏。

己亥歲
正平十四年。武光
破少貳賴尙于筑後
川。

龍種
皇胤也。謂四征將
軍懷良親王。

水流如箭萬雷吼。
居民何記正平際。

過之使人豎毛髮。
行客長思己亥歲。



正觀公像

大舉來犯彼何人。
河亂軍聲代銜枚。

誓剪滅之報天子。
刀戟相摩八千師。

當時國賊擅鷗張。
七道望風助豺狼。
勤王諸將前後歿。
西陲僅存臣武光。
遺詔哀痛猶在耳。
擁護龍種同生死。

馬傷胄破氣益奮。

斬敵取胄奪馬騎。

被箭如蝟目皆裂。

六萬賊軍終挫折。

歸來河水笑洗刀。

血迸奔湍噴紅雪。

四世全節誰儔侶。

九國逡巡征西府。

棣萼未肯向北風。

殉國劍傳自乃父。

嘗却明使壯本朝。

豈與恭獻同日語。

丈夫要貴知順逆。

少貳大友何狗鼠。

河流滔滔去不還。

遙望肥嶺嚮南雲。

千載姦黨骨亦朽。

獨有苦節傳芳芬。

聊弔鬼雄歌長句。

猶覺河聲激餘怒。

恭獻
足利義滿

二八 論語鈔 其三

述而第七

憤
心求通而未得之
意。
悱
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不語怪力亂神。

〔與...寧...〕

戰戰兢兢

戰戰、恐懼、兢兢、戒慎也。

孟敬子

魯大夫。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泰伯第八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吾友
指顏淵
六尺之孤
幼少之君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罕第九

喟然
歎聲
循循
有次序貌
卓
立貌

狐貉
以狐貉之皮為裘
衣之貴者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_レ忤_ハ不_レ求_ハ何_レ用_カ不_レ臧_カ子路終身誦_ス之_ヲ子曰是道也何_レ足_ニ以_テ臧_ス

子曰歲寒然後知_ニ松柏之後凋_ム也

鄉黨第十

恂恂
溫恭貌
便便
言辯貌

孔子於_ニ鄉黨_ニ恂恂如也似_ニ不能_レ言_フ者其在_ニ宗廟朝廷_ニ便便言唯謹爾
厩焚子退朝曰傷_レ人乎不_レ問_マ馬

士井有恪號馨牙
伊勢津人明治十三年歿年六十五

二九 匹夫不可奪志論 士井有恪
既謂_ニ之志_ト則自不可_レ奪_フ及其可_レ奪_フ不足以_レ爲_ニ志_ト蓋夫

羅敷之操

羅敷趙邯鄲女子姓秦越王命王仁之妻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欲奪焉羅敷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有夫趙王乃止
龍勝之節
龔勝漢彭城人王莽秉政歸隱鄉里莽遣使徵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一身事二姓乎遂不食而死

志之爲物也無_レ所往而不達無_レ所爲而不成無_レ所願而不遂小可以變而爲大微可以積而至著聖賢之爲聖賢豪傑之爲豪傑凡百技巧之能爲凡百技巧此皆由其志爲之耳是故趙王之威無_レ以奪羅敷之操王莽之暴不能_レ有加於龔勝之節我獨怪後之學文武技術者漂汎漫濫無_レ所歸宿姑蹈前人故步依樣畫餅斯以爲志東隣之子挺劍搏鬪則我亦披髮以趨之西隣之子讀書講道則我亦挾策以從之徒觀其一二年間之所爲踴躍奮迅誠如有志於其道者俄而形疲神倦往々物未來奪而我自放失之也

其較可者。則又左支右吾。拋擲歲月。僅一蹉跌。乃卒於不振。噫。是豈足以爲志哉。故曰。及其可奪。不足以爲志。所願者。吾黨之士。各審己之分。各察己之質。果以爲不可成。則雖有小似可成者。決然割棄。不敢染指。果以爲可成。則雖有小似不可成者。猛然進取。寢食以之。則十年內外。其可觀者。自將不可測也。誠如此。陰陽不能賊其志。戈兵不能傷其志。雷霆不能蓋其志。虎狼不能食其志。水不能流。火不能焚。土不能埋。其斯以爲不可奪之志乎。

七日

明治九年六月。

岐山縣

屬陝西省。

岐周

謂西周也。周始國。

於岐山。故稱岐周。

君亮

津田君亮。竹添光鴻

鄉人也。

三〇 棧雲峽雨日記

竹添光鴻

七日。微雨數下。抵岐山縣。爲古岐周地。縣治即西伯舊城。五丈原在縣南四十里。君亮策馬往觀。蓋二十五里。得一深谿。廣可十里。水自溪中行。即渭水上流也。水南爲太白山。蜿蜒東走。其趾爲高原。正當斜谷出入之衝。臨水平坦。方數里。如築而出者。一見知爲武侯下營處。原上置侯祠。水北又有一丘相抵。即司馬仲達對壘處。大抵陝西少水田。獨沿渭兩岸。皆種秔稻。相傳爲侯之遺法。余聞君亮言。竊有感焉。夫守於蜀者。戰不得不於秦。非得秦。中原不可得定。然而

侯出兵常不能持久者以饋運不繼也於是乎屯田於渭濱以為根據一夕星殞不能成其志豈非天乎夜發岐山嫦娥屏影於雲間如與人相避者九日始入棧道矣溪水自萬山中來亂石相排而出沿溪踏危岸而行一路羊腸循山盤紆仰視天光如在井底踰二里關古大散關也山益峻路益險下則深谷千仞激流奔突轟雷翻雲下關十里盲雨忽至大如彈丸下轄小憩山中民多製木器與我邦箱根山驛所為酷相肖因思前二年出鄉趨東京冒雨踰箱根之險與二三門生相呼相扶而行今乃涉萬里

大散關
在陝西省寶雞縣西南為秦蜀往來之要道

之境境殊俗異而余與君亮亦皆弱質多病冒霧瘴蹈嶮難其得不死幸矣度煎茶坪雨益猛奔雲滾滾隨闔隨開須臾四面皆合一氣混茫從足所行路乃出如大瀛海上得一條仙路而羽化飛行者宿東河橋冷似秋。

三一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蜀相
前出師表
蜀漢後帝劉禪建興五年諸葛亮將伐魏臨發上此表
先帝
劉備
益州蜀

臧否
善惡也。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

桓靈

後漢桓帝、靈帝，共無德之君。

侍中尙書

陳震。

長史

張裔。

參軍

蔣琬。

南陽

湖北襄陽縣。

後值傾覆。

獻帝建安十三年，劉備敗於當陽之長坂。

二十有一年

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

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五月

建興三年

瀘

水名

南方已定

謂征服孟獲

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三二 陳情表

李 密

李密字令伯初任蜀漢。漢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此表辭。險釁艱難過罪也。

榮榮

憂思也。

床蓐

洗馬 東宮官屬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偽朝

盤桓
不進貌

區々
猶勤勤也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二州
梁州益州

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三三 孝道

小學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況於……乎〕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

刑
儀法也。

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而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醜
同類也。
兵
謂以兵刃相加。
三牲
牛羊豕也。

三四 五柳先生傳

陶 潛

不求甚解
不能常得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名。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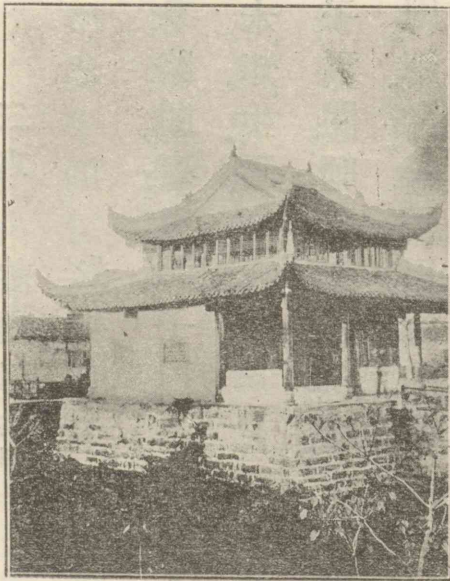
黔婁
晉人。清介之士。
無懷氏。葛天氏。
並太古帝王。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周敦頤。姓周氏。字茂叔。號濂溪。宋人。

三五 愛蓮說

周敦頤



愛蓮池遺蹟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華之隱逸者也。牡丹華之富貴者也。蓮華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

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三六 論語鈔其四

先進第十一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師
子張
商
子夏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

孔子弟子，名雍。

在邦

謂仕諸侯。

在家

謂仕卿大夫。

司馬牛

孔子弟子，名犁。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士如何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二

葉公
楚葉縣尹沈諸梁字
子高、僭稱公。

硜硜
小石之堅確者、小人
之貌。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斗筲
斗、量名、容十升。
筲、竹器、容斗二升。
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憲問第十四

憲
孔子弟子，原思名。
穀
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不必有德
必不有德

勇者不必有仁。

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初爲公子糾傅。
公子糾
桓公之庶兄。
被髮左衽
夷狄之俗也。
諒
小信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
莫之知
莫知子

衛靈公第十五

陳
謂軍師行伍之列
〔未之學〕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三七 岳 飛

宋 史

其一

飛字鵬舉。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屋上。因名飛。少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初隸留守宗澤。澤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更奇其言。自是

宗澤
字汝霖，南宋忠臣。

諫南幸

高宗即位。避敵於杭州。都臨安府。岳飛論其不可。不用。

汴

河南省開封縣。

新鄉、鄆城

並在河南省

遂以將略顯。飛以諫南幸奪職。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岳飛像

所瞿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爲固。苟能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

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虜騎不敢窺河南，而京師固矣。招撫能提兵壓境乎？飛惟命是聽。所大喜。會金兵至新鄉，衆莫敢櫻。飛獨引所部鏖戰。諸軍爭奮，遂

直擣太行山，殺其將虜大敗去。

兀朮

金太祖子，爲元帥。

烏陵思謀

烏陵女真姓，字仲遠。

黃龍府

滿洲開原縣。

戰數度。燕以南金號令幾不行。金帥烏陵思謀素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將軍韓常等，皆密內附。飛大喜，因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不欲戰。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及班師，百姓遮馬慟哭，飛亦哭。第取詔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時、哭聲震野。

其二

飛治軍嚴而有恩。卒有疾、爲躬調藥餌。諸將遠戍、至

矢誠所然 得帥心士卒心氣
中原之他指期天後矣

蹟筆飛岳

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撫其孤。或以子壻其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以徇。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不拆屋。

舒 在安徽省
斬 在湖北省
山陽 在河南省

餓死不鹵掠。居恒練武、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應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秦檜之議和也、兀朮遺之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不殺飛、和議必不就。檜以爲然、遂決計殺飛。誣飛逗留、舒斬棄山陽、不守。遂捕飛父子、對簿。飛爲裂裳、示以背。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因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及死、諸酋爲酌酒相賀云。

飛事母至孝。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少喜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或問天下何時

羊祜

字叔子，晉南城人。

吳陸抗嘗稱之曰：

雖樂殺諸葛亮，不

能過。

太子

元胤，金太祖第六

子，江南誤呼作四

太子也。

太平答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帝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以是尤為檜所忌。先是，元胤屢敗，謀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況其他乎？及是果驗。

三八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良友良朋。

謝枋得，宋末人。元兵寇江東，枋得避戰兵敗，變姓名入山中。元初求入才，逼之北行，至元都，慟哭不食而死。世稱疊山先生。

魏參政

魏天祐，為福建行

省參政。

雪中松柏愈青青

扶植綱常在此行

天下久無龔勝潔

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

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

皇天上帝眼分明

三九 文天祥

靖獻遺言

其一

天祥字宋瑞，帝昀德祐初，元兵已渡江東下，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縮頸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

帝昀

度宗次子，度宗崩

帝年四歲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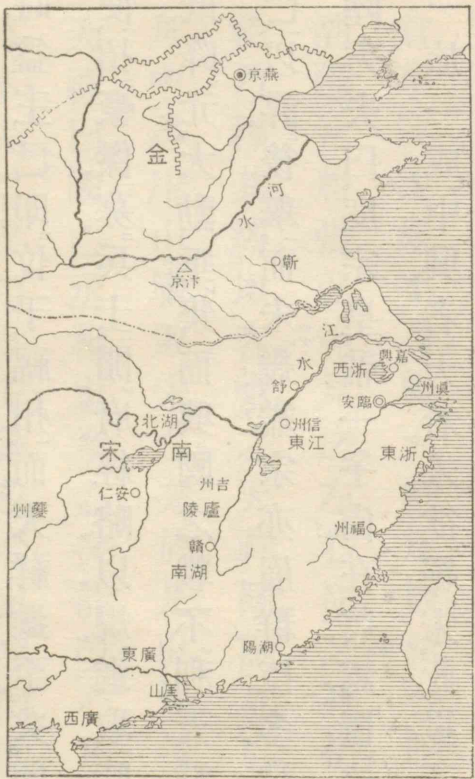
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右丞相陳宜中，遂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抗議爭辯。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顧其

太皇太后
理宗后謝氏，帝昀即
位，尊為太皇太后。

臨安
浙江省杭州，宋南渡
以後所都。

皇太后
度宗后全氏，帝昀即
位，尊曰皇太后。

舉動不常，留之不還。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昀、廣



宋末地圖

王昀留
在浙東。
元兵方
追之。天
祥尙欲
奉之以

圖恢復，與其客杜澣等密謀脫。夜潛出至真州城下，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

益王

後諡端宗。

福州

屬福建省。

興國

縣名屬江西省。

古人

謂夏少康。

衛王

即廣王。

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而元兵又至。衆伏叢篠中。二樵者以蕢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即位于福州，而天祥遂至矣。即以爲樞密使，招豪傑募兵士，開府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大勳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天祥尙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群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天祥聞王即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

潮陽

屬廣東省。

厓山

在廣東省新會縣南

大海中，亦曰厓門

山。

病歿。長子又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天祥尙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殘賊又導元兵來，倉卒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見之。左右命之拜，搥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

燕

今北京、元都也

吉州廬陵

天祥生地

首丘之義

禮記云、古之人有

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禰

父廟。

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
範爲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即絕不
食。意擬至廬陵。得瞑目長往。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
義也。即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至八日猶生。

其二

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
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
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
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
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

二王

益王、廣王。

懷愍、元帝

並晉主。

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
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
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
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
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
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
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但以無受
命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
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
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

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遂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天祥爲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胡銓等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

胡銓
宋廬陵人、號澹庵、
卒諡忠簡。

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罄家貲爲軍費。起兵以來、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



文天祥像

爲己任、鞠躬激勵、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顧、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張弘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令天祥爲書招之。天

間關
艱澁之義。

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北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云。

四〇 過零丁洋

文 天 祥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
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四一 藤田東湖碑

青山 延 光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我水戶、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田君、歿於江戶藩邸。兩公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景山公親題其碑、曰表誠命臣延光爲之文。延光謹按、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考諱一正、始仕我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妣丹氏。君諱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君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尋喪父、襲二百石補進物番。爲彰考館編修、攝總裁事。君致

兩公
景山公齊昭、南山公慶篤。

文公
德川治紀。

不甚喜
甚不喜
絳灌
絳侯周勃、灌嬰、周勃仕漢高祖、灌嬰仕文帝。
隨陸
隨何、陸賈、並仕漢高祖。

哀公
德川齊修

守山侯
磐城守山藩主松平
頼誠



東湖像

書總裁論館中五事議論剴切文辭雄健人始知其
 專力家學哀公病篤繼嗣未定當路頗有異論物議
 沸騰一國寒心君憤激將赴
 江戶筮之不吉投策曰臣子
 赴難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
 馳至江戶謁支藩守山侯論
 繼嗣事言甚切至侯許諾數
 日公薨有遺命傳國景山公
 君聞之即時上途還水戶景山公既襲封知君有異
 才擢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廻番頭公方網羅

一國人材布列內外皆號為稱職而至於通古今達
 事體則君蓋為之冠故公眷遇尤渥入則參預機密
 出則應對四方議論風生事無留滯公每出新令君
 一秉筆頃刻而成辭理明暢他人精思不能及當時
 謀議之臣不為乏人而至於氣魄之大知慮之明遇
 盤錯而不挫處紛擾而不亂則不得不推君為全才
 凡公之施為光明正大一新天下之耳目者君尤有
 力焉君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
 才容衆人有寸長推獎不措雖在劇職常延異能之
 士酣暢談論盡其欣歡時或詩賦唱酬詞采煥發其

小梅
在東京市本所區向島。

餘事亦能使_レ人屈服。當_レ此時、海內之士、論_レ人才者、必屈指於君。而聲名震_レ天下矣。弘化元年、幕府俄命_レ公傳國世子南山公。君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是後、再攻家學、綜覽群書。數歲聽_レ還鄉里、尋亦得_レ與親故往來。遠近來_レ請教者、日填門。嘉永七年、公受_レ命幕府、議海防之政。乃召_レ君至江戶、復原職。天下想_レ望風采。而君夙憤_レ夷狄之猖獗、計畫甚熟。然所持論、或與時牴牾。君慨然賦_レ詩、有寶刀難染_レ洋夷血、却憶常陽舊草廬之句。讀者扼腕。而其報國之誠、則確然不撓。南山公親_レ書誠之進、三字賜_レ之、以換前稱云。公又以君才

賦詩

詩起承曰、白髮蒼顏
萬死餘、平生豪氣
未_レ全除。

兼_レ文武、命_レ總督學政、食_レ六百石。無_レ何、江戶地大震。君以是日歿。享年五十。葬於水戶城西常磐原先人墓側。所著有_レ回天詩史、常陸帶館記述義。初君先人講_レ究實學、涵蓄淵邃、未_レ及施而歿。君天資豪爽、夙有_レ大志。一旦遭遇、以明_レ大義、正_レ人心、爲_レ己任、以_レ敬_レ神奮_レ武、爲_レ政教根本。蓋無_レ不_レ本_レ於家學者。故施_レ之事業、猶_レ取_レ之筐筥。而慷慨激烈、每_レ遇_レ大事、以_レ死_レ自誓、無_レ所_レ回避。亦皆遵_レ遺訓也。嘉永中、夷舶屢來、邊境繹騷。天子深_レ憂_レ之、而嘉景山公留意_レ邊備。繇_レ此君名亦嘗_レ得_レ上聞。計_レ至_レ京師、天子震悼、有_レ失_レ人之歎云。聞者感動、益爲_レ

天下惜焉。銘曰、
 名家之後、實生魁雄。謂天果無意耶、何以能遭吾
 公。謂天果有意耶、何為不畢其功。天固不可知也。
 人孰不知其誠忠。忠精凜々、震動宸聰。孰謂臣子
 之誠、不達九重乎。

四二 正氣歌

藤田 彪

天地正大氣。
 粹然鍾神州。
 秀為不二嶽。
 巍巍聳千秋。
 注為大瀛水。
 洋洋環八洲。

大連
 物部守屋
 明主
 欽明天皇
 中郎
 中臣鎌足

發為萬朶櫻。
 衆芳難與儔。
 凝為百鍊鐵。
 銳利可斷整。
 蓋臣皆熊羆。
 武夫盡好仇。
 神州孰君臨。
 振古仰天皇。
 皇風洽六合。
 明德侔太陽。
 不世無汚隆。
 正氣時放光。
 乃參大連議。
 侃侃排瞿曇。
 乃助明主斷。
 燄燄焚伽藍。
 中郎嘗用之。
 宗社磐石安。
 清磨嘗用之。
 妖僧肝膽寒。

揮龍口劍

北條時宗、斬蒙古使者於相模龍口。

起西海颶

元兵入寇、西海颶起。

陽爲鳳輦巡

藤原師賢、爲稱後醍醐帝、上比叡山。

代帝子屯

村上義光、代護良親王、救其危急。

投鎌倉窟

護良親王、幽于鎌倉土窟。

櫻井驛

楠公父子訣別地。

殉天目山

小宮山友信、嘗被讒幽囚。及主武田勝頼死于天目山、友信殉之。

守伏見城

鳥井元忠、守孤城、當大阪大軍。

忽揮龍口劍。

忽起西海颶。

志賀月明夜。

芳野戰酣日。

或投鎌倉窟。

或伴櫻井驛。

或殉天目山。

或守伏見城。

承平二百歲。

然當其鬱屈。

虜使頭足分。

怒濤殲妖氛。

陽爲鳳輦巡。

又代帝子屯。

憂憤正悵悵。

遺訓何慙慙。

幽囚不忘君。

一身當萬軍。

斯氣常獲伸。

生四十七人。

乃知人雖亡。

長在天地間。

孰能扶持之。

忠誠尊皇室。

修文兼奮武。

一朝天步艱。

頑鈍不知機。

孤臣困葛藟。

孤子遠墳墓。

荏苒二周星。

英靈未嘗泯。

凜然敘彝倫。

卓立東海濱。

孝敬事天神。

誓欲清胡塵。

邦君身先淪。

罪戾及孤臣。

君寃向誰陳。

何以報先親。

獨有斯氣隨。

邦君
德川齊昭。

嗟予雖萬死。 豈忍與汝離。
 屈伸付天地。 生死又何疑。
 生當雪君冤。 復見張四維。
 死爲忠義鬼。 極天護皇基。

四三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耶馬溪
 豐前山國川溪谷別
 名。

其一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
 畫人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覩豐耶馬溪乃知
 造物奇怪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

戊寅
 文政元年。

彥山
 一名英彥山、在豐
 前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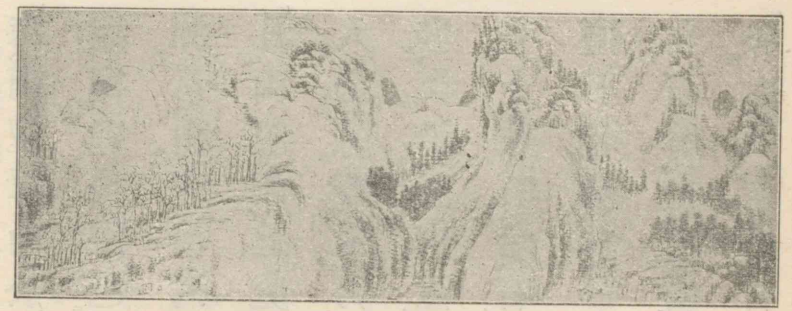
笋
 筍也。

海、南望彥山於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一肥薩隅、
 還寓豐後隈邑、臘月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
 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
 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又穿牖取明。余買炬以
 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
 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峰夾水、攢竦如春笋、矗立
 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
 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
 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
 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

董巨
董源·僧巨然·並北
宋人。

王叔明
元末明初人。

柿阪
在豐前下毛郡。



(一其) 卷 圖 溪 馬 耶

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柿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峰。不知其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燻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豬。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

古城
在下毛郡永添村。
末弘對馬守正行之
城址也。

膳
稻田畦也。



(二其) 卷 圖 溪 馬 耶

行。溪水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渟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含公。余故人。族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含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

其一

居二日。與含公南行。行田腔間。至

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含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
又經田塍。至羅漢寺。寺據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
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
不得水。不生动。石不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
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
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而其路坦夷。真可遊
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生長此土。宜不
覺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諦觀之。含
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色。忽
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泝前數曲者。一曲奇於

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
余。面驚曰。是前喫豬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
看山耳。曰。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
含公傾瓢一醉。宿山寺。明雨。借轎西還。山峰得雨。皆
變幻作態。或前以爲一山者。分成數峰。如群仙駢肩
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
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我酒盡。豫戒家僮。馱
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三日辭去。踰海
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嶽。其屬豐前者。皆有別
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發。故

妙義山
在上野國

己卯
文政二年

〔庶幾不……〕

子成

山陽字

尾路

今作「尾道」在「備後」

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為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或不誣也。己卯之臘，肱橐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接屬之，為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笨拙，不足狀其髣髴。況畫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者，闢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為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為含公所取，去備後故友橋本元吉亦好山水，請為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路，留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精

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

詩

峰巒奕水懸，看殊於馬溪。天下無安得，彩毫如畫。吾生緒一丈，化

橫

文政十二年歲在己丑冬尾山陽外
未賴子成手鈔于水西莊之
三面梅花愛試，存藏明墨紫
龍大研大霜亮毫筆



四四 論語鈔 其五

季氏第十六

顓臾
國名。魯附庸也。

東蒙

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

周任

古之良史。

費
季氏之私邑。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陽貨第十七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武城
邑名。
莞爾
小笑貌。

蔽
弊通。

蕩
無所適守也。

絞
急切也。繞纏於頸
急引之以殺人。謂
之絞。

朱
正色。
紫
間色。

窒
不通也。
微
伺察也。

微子、箕子
微、箕、二國名。子、爵
也。微子、紂庶兄。箕
子、比干、紂諸父。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子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柳下惠
魯大夫
士師
獄官
周公
周公旦
魯公
周公之子伯禽也
封於魯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堯曰第二十一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賊 切害之意。
有司 猶庫吏屬也。

朱雲 漢魯人。
平陵肥牛 平陵在陝西省肥牛亭名。
曲陽侯根 王莽叔父王根、封曲陽侯。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四五 朱雲請斬佞臣

資治通鑑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

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宅地。成帝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帝曰、春秋、日食地震、或

聖人
指孔子。

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尸位素餐
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事事，唯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食祿也。
尚方斬馬劍
尚方，作供御器物之官。斬馬劍，劍利可斬馬也。

龍逢比干
關龍逢，夏桀王賢臣。比干，殷紂王諸父。皆以諫而死。

輯
補合之也。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此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四六 格言二則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經）

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禮記)

四七 戒子弟 小 學

諸葛武侯子
名瞻字思遠。

諸葛武侯戒子弟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

柳玘
字直清、仕唐至御史大夫、作家訓、誠其子弟。

浸漬頗僻

浸漬謂沈浸漸漬。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言漸染於惡也。

簪裾

猶言衣冠。

廁養

謂奴僕。

麴蘖

酒也。
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聞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廁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

質字文素、後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

青雲

比名位之高顯也。

范魯公質曉從子杲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蚤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四八 孟子

支那通史

鄒
在山東省

孟軻鄒人也。後於孔子百有餘年。與莊子同時而不相知。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適魏。魏惠王不能用。遊事齊宣王。在三卿之中。不遇而去。往來于宋魯滕薛之間。求行道之地。而不得。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

孟子七篇

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桓·文

齊桓公·晉文公。共爲五霸稱首。

楊·墨

楊朱·墨翟。

七篇。孟子之言、雄偉明快、冠於諸子。辨王霸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常鄙桓文之霸業、罵功利之徒、以爲民賊。說齊魏之君、以行仁政、而王。然戰國方務富強、聞所謂王道之說、莫不以爲迂濶。孟子已不得志於諸侯、以明儒教爲己任。痛斥楊墨之說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唱性善之說、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端。後儒談性理者、皆宗之。

四九 孟子鈔其一

叟
長老之稱。

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鬻，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以五十步笑百步

填
鼓音也。

數罟
密網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梅溪

在大和伊賀二國之境，以梅著者，凡十村，尾山、石打、長引、桃香野、月瀨、遲瀨、廣瀨、嵩、白檜、治田是也。

五〇 梅溪遊記

齋藤正謙

其一

一日千本尾山八谷之一也。花最饒。故有此名。蓋比芳野櫻谷云。余與同人出三學院下前崖，覺山水與梅花皆已佳絕。任意而行，至一大谷。文稼識而言之。徑詰曲而上，花夾之。步出其間，如踏白雲而行。數百步達巔。下顧，彌望皜然，與溪山相輝映。余嘗遊芳野，觀其一目千本，有此盛而無此勝。又嘗觀嵐山櫻花，

文稼

服部文稼，伊賀人。

杭州孤山

在浙江省西湖上。

蘇州鄧尉山

在江蘇省吳縣西南七十里。

羅浮山

在廣東省增城、博羅二縣界。

依約

猶彷彿。

蒨勃

盛貌。

有此勝而無此盛也。更求之西土，以梅花名者，杭之孤山，境蓋幽花則寥寥。蘇之鄧尉，花頗多地，則熱鬧。唯羅浮梅花村，對峻峰，臨寒溪，而花尤饒。庶幾可比。我梅溪歟。日已斂昏，花隱淡煙中，千樹依約不見其。所極。暗香蒨勃襲人，聞溪聲益近且大。至咫尺不辨色，而後去。

其二

昏黑還入院。欲俟月升，復出觀花也。余平生想梅溪月夜之奇，欲一遊併之。每歲春，有人自伊來者，輒詢之花之開謝，與月之虧盈，每齟齬不相合。遲之七八

伊

伊賀。

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北宋
大儒、諡康節。

年。至於今歲。欲以今月望。前來然。以地。在山中。着花。殊晚。其盛開。常在春分前數日。而春分在今月之末。如其無月。何忽思邵康節詩。云。賞花慎勿至。離披私謂及。半開則可。何待其爛漫。遂以望後三日來。豈意花開已七八分。或將十分。實望外之喜也。獨奈日已落。黑雲覆天。意殊悵悵。張燭欲飲。此行購樽。容五升者。滿貯酒。命奴負荷。呼取之。酌不數巡。而竭。



月 瀨 梅 林

醺然 醉貌。
公圖 梁川星巖。
半香 福田半香。
寶鈿玉釵 鈿、婦人首飾。釵、筓屬。
醺 以物投水曰醺。
隱約 猶髮髻。

怪詰之。乃知奴醉墜地。致傾覆。益悵悵。買村酒。得數升來。洗盞更酌。雖甜不適口。亦自醺然。文稼風流士。公圖以詩名海內。而半香善畫山水。餘人亦皆吟咏揮灑。少慰愁悶。俄而小奚來報曰。雲破月出矣。衆驚喜欲狂。捨盞走出。時將二更。月色清朗。步抵真福寺。枝枝帶月。玲瓏透徹。影盡橫斜。寶鈿玉釵。錯落滿地。水流其下。鏘然有聲。覺非人境。傍岸西行。前望月瀨。水清如寒玉。漾月影。蹙作銀鱗。而兩山之花。倒蘸其上。隱約可見。一棹中流。山水俱動。吾平生之願。至是酬矣。

其二

花月之賞已畢，還就宿，夜已過三更，疲甚，一睡到曉。覺則奇寒沁骨，紙窓甚白，起推戶，見雪積平地三四寸，連呼奇，又呼酒，滿引大釂，與同人出，復赴真福寺。到昨夜玩月處，雖溪山不異，丹崖碧巖，悉化為白玉堆，花亦加素彩，如粉傅何郎之面，其美更增，一俯一仰，入目皚然，獨谿光益碧，作縹玉色耳。梅谿之清，於是焉極矣。古人論梅，謂讓雪三分白，然雪以白勝梅，以艷勝，各有佳趣。韓退之詠雪梅云：彩艷不相因，是可為定論已。此行既收花月之奇，今又併雪梅之清。

何郎 魏人何晏也。

古人

謂蘇東坡。

韓退之

名愈，退之其字也。唐人。

天之賜我何厚也。欲往覽前路之勝，以步履難而止。

五一 游月瀨

江馬聖欽

探到溪頭第幾村。

日沈西嶺欲黃昏。

梅花一白多於地。

月在中天不着痕。

五二 梅花

王安石

牆角數枝梅。

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

江馬聖欽，字永弼，號天江。近江人。明治三十四年歿，年七十六。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人。

林逋，宋人。卒諡和靖先生。

五三 山園小梅

林逋

衆芳搖落獨暄妍，
 占盡風情向小園。
 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斷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
 不須檀板共金尊。

檀板
樂器之名。

張文節公

名智白，字用晦，宋人。諡文節。

公孫布被

漢丞相公孫弘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或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

五四 訓 儉

小 學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

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司馬溫公

名光，字君實，宋人。卒贈溫國公。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

長者
謂父母也。
開喜宴
進士宴名。

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
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
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
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
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五五 孟子鈔其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孺
乳子也。
怵惕
驚動貌。
惻隱
側。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
聲
名也。
端
緒也。
四體
四肢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三里七里
城郭之小者

郭
外城也。

革
甲也。
域
界限也。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天爵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德川齊昭，字子信，號景山，水戶藩主。諡曰烈公。

五六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未嘗不……〕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

威公

德川賴房

夷齊

伯夷、叔齊

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曰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由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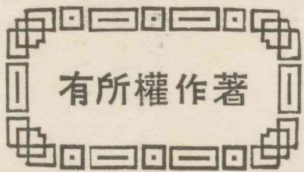
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無一文武不岐學問
 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群力
 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
 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
 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

日一十三月一年十正六
 濟定檢省部文

大正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大正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大正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印刷發行
 再版發行
 修正再版發行



編者 林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一番地

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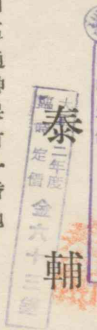
代表者 能勢鼎三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河岸十二號地
 三省堂印刷部

卷一	金貳拾八錢	金五拾三錢
卷二	金參拾錢	金五拾七錢
卷三	金參拾參錢	金六拾參錢
卷四	金參拾七錢	金七拾錢

大正十一年度臨時定價 金五十一錢



發行所

(東京神保町)

株式會社

三省堂

(振替東京三一五五番)

第四學年組
中村義輝

第四學年組

中村義輝

第 學年 組 席 次 氏 名

採 點

四年漢文(二時間)

一 句讀 送假名返点 解釈

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瞑坐良久
 乃止進轉腕美媚口此行跋涉岩谷蔬食彌旬獲之以
 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濶水愈緩險阻已遠無
 復觀枕藉而臥且方逆舟人用力捐捐甚勞船聲
 喧聒使人煩寃 瞻船之誤

讀不總 口眩 八椽 二良久 木腕美
 友媚 一蔬食 千彌 一飯已 又緩

(二) 解釈 一但〇印のみ 一命往東京

口 此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

ハ 誰謂不察
 木 難易懸絶
 = 不宜往